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逮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

離中死亡治命以陸為後按陸為璧之子則陸
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
曰所為請雨者以為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
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
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
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
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敎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旣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羣望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遣詞以問之胡旦胡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

予謂操刀以割凡殺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

盖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

論安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眞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贋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

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曾禘非禮之嘆詳見馬端臨祫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録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蹈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盖出於陳録善誘文爲善陰隲書亦
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實傳實守邾城石季龍遣
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
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
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
城之敗養龜人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
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
寶蓋死矣其謂縁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

又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
龜恐亦傅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
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
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
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
月之說從而傅會古今談者又因之爲贊月娥

之矣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引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讖沈約因謂晉元帝本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沖赴志論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犍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僭也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為大報天孟春為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僭也用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佀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

說窒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秋成而薦新聞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爲非時又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䝱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
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
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
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
固爲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爲婦人之詩以栢舟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汎彼柏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相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柏舟爲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其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廢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侶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上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

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特其一耳褚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志識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顧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亾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姁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姁爲有罪之人褒姒實

鬻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爲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
丕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
使人弔且遺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
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
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
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
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
也葢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郤稱之徒亦立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郤亦召夷吾于梁呂郤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得所利鄰國所立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觀此二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郤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墻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懐公之濫殺又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盖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覇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逆方士王
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
覩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
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令閱此碑乃知徽宗自以
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
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
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
汲冢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

磬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予考玉磬事本載國語洪之致駮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為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莪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莪也非漢人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荅之言金仁山疑為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惟耳之恃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

白火色不清夫曒聲者也聲之清汙耳可使則
色之赤白目安得覩令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

前編於句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上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福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與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遣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有識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于殽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按呂紀所敘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脉支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因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狀似爾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㸃指尾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五

吳興陳霆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葢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内而

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旬宣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
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
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
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
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
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
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
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
要之誠孚誣矣高說已詳辯于筆林中聊復一

又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眞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蹟太上與朕評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識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以紂與二嬖之首先馘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于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

之以事之爲决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
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紂
其存於煨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
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
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于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
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于郊度其已
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闡之上帝乎且聖
人爲海内討惡見惡尚不怒況於軀之已斃者

說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俘解其畧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庶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餘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云云者謂告天以斬戮紂軀之事也洪氏不原其意直謂用紂于郊殊此文意之耳然是書克殷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至此復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

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矣此亦可例矣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即蒙古鞏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樓嘗記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夸警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太

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　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籞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宋史交州傳丁璉跣而射魚意即古之矢魚耳公穀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亦通

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偏示客曰六

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歎楠伏邁頃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散于雜著之稿未嘗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或得之傳聞其於事之本末殊爲乖錯也蓋斯其事具載于中吳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稿有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爲藏公遺

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之首云六經閣予史在焉不書導經也末云諸儒謂伯玉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承承無極據此則經閣在姑蘇伯玉作記時嘗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為記與曾子固驚伏之說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整峭至論其要妙則莫踰所傳之數語云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

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鱠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候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冏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

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羹初未嘗及
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微行祕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郴
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畧曰陛下厭居法
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后返臣
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
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
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
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宣和遺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畧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于油幢千金之子不鬪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京不爲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近聞

有賊臣高俅楊戩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熒蠱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夜幸普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創業之初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爲

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絶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此表意句質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爲遺事時以輔諫微行竦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可得則僞譔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矣其蕪恠猥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燼諸

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爲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蓋紀聞竊憤録今皆併入宣和遺事中

貴嬪家褒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爲馬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踞之以溲獸子作馬形盖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倫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爲象虎也臣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天下之獸見虎咸讋而匕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牖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爲語奇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王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飲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

季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季之禍詞語從之也予因記錢鏐王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聞往視之極論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孰敢違予同甫頗惑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予夏之言曰虎帥以聽

孰敢違子人之云以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語追敘夜分之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謂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敘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與貽書婺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

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覩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

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寧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盡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庵劾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

成然周公謹叙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侍
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父遊
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
復問之於妓由是妓意頗殴同甫恚爲唐所賣
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
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因是据摭其罪
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譖唐
于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
甫實爲之訏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頑復

飾詞以自掩于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爲反覆人耶以是論之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頗複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主刑名而借黃老以盖其説昔人謂其論大道佀黃老盖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大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學于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秘史載漢高帝為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為白蛇按白蛇為王莽此大無據蓋王莽於西漢之末纂位閱十四年而被誅與高

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非是葢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佚王偃然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侶道羈之眞州凡十六年一日得一鴈見郝郝輙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者也詩以蠟爲丸系之鴈足祝之北達鴈至于汴泊金明池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侶道

惧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
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
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
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
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
無一人鴈比乎遂興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
之傳會不足信也

雨山墨談卷之五

墨談 卷之三 二

吳興陳霆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旣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閒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尫弱

殆類今舉業文字專引喻開悟信亦正矣然時有詠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山著書其言曰予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顔淵孟軻氏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盖不論也所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其自任盖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盧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
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關朝廷君
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
至潁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盧在翰苑一
日視草二十制詫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
曝問之院吏父也昔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
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
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
曾撿冊子耳洪爲面赤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

至於没齒者素有以服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子不言不笑將有説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月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寶櫝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

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記曩在太原或曰　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冐一寶櫝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盍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古諦屢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弓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之取諢乃倣竊其餘意也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既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市其東家甲爲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曰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齧非有先容則莫敢蹈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齧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

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齧之是致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令其作讖文以戲天下皮進讖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新黃巢頭醜以爲譏己怒而殺之嗟嘆文人無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謂南集襲美晚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

鄧仕宋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絶有姦人造謗謂龔美隳節于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鄧嘗欲辨于朝不及而卒嗇爾則龔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誣景文亦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而群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秦之求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

下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盖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爲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乃不敢爲王母之意蓋惧嬰爲天下的故教嬰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爲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達具於此書見之中間事詞容有小舛則主於借況以遣詞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爲談說捭闔之語亦非類春秋戰國之士蔫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醨薄者爲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吴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笑而別其爲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

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州稱帝今冀寧一道所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

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克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弑相繼惟北漢稍正無與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弑崇以漢業委也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

每三致嘆而書焉視中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哉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緊於去之之條則已過為忍人矣女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所必有者也緊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為棄物矣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衰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公子頑通於宣姜穆姬乃父殁後宣姜所出）

長淮爲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盧壽之淝淮崇潁之渦潁宋亳之濉汴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滹沱之在桑乾灤

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驪者曰淥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

在荒徼之外非中夏氣脉可隸因禹跡之所畧也由是言之江河為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乎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逺植社槁而罅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

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籍以自明者也本言

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浼焉是安有不利孺子之說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以金縢與豹韜並言蓋以周公不能变去如許由之決以是遭說被搆而卒之圖顯非此書則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積天下之疑者也其視太公謀國之書頗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哉今註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韜駢曰陰謀

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詞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間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

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聖人不爲系
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
雲烟火涔雲陂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
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龔禹也而可以通志無
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
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
爲語壯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
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

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日內景其爲語新淮南子多用文子而間以莊老諸子之說其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盖八公之徒纂拾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慎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懼遂淩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爲之注解則注之者高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徒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
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
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
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
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
遣皂衣吏賫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
横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顧胡婦
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

后妃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賣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有所覩賦念奴嬌一闋云蹙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

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
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亾休問爲伊且
盡船王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
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
罕審矣後乃從流落於偏川豈非罕之婦姤而
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廷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塡海錄云厓山崙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昺所
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
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

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輒先委而去之豈非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有無邊受屈之嘆也又設陰雜集厓山之戰世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于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際是時當焚以

爲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援兵不然宜速爲備無
憧其手令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
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
蘇逢吉自殺漢亾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
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亾者見
帝崩而漢已亾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
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亾所以破其奸宄謂隱
帝弑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亾也劉崇以

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褊小而名義則
正擬諸前代孟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
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
王雖亡而東西周尚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
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既下之後則
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亡哉善乎瓊山
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
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
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

漢亾者歟嗚呼八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六